

河南通志

洞南通志

續河南通志卷之八十

藝文志

記二

嵩陽書院記

國朝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出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爲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臨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

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漏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堦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

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考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後先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歟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

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
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
卽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
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
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
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
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
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
物以爲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
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寔學路久

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
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
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
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
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
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
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國朝 湯 斌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
于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

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
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
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
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
成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啟聖名
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
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旣訖
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爲記余不獲辭
乃言曰修學有司之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
以爲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

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夫聖賢之學
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
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
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
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
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爲一耳成湯文武之爲君
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
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
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
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

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
各殊而道本於心先之若一學者不能驗於性情踐
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爲已功踈屋漏
難慊卽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雖知道之大原出於
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
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
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爲天發之爲
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要事也然有難
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
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火
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蹢躅同

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尙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與若曰吾志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爲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爲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重修乾明寺碑記

國朝湯斌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誌元至正元年建考元人碑記云國初寺基河患方橫則在元卽重修非初建矣

或曰寺在唐宋爲楞伽禪院。蘇文忠公於紹聖元年將適嶺表，遇雨信宿於此。書松醪賦，後人爲之建亭，刻像鑄賦於石。文士往往構別業於旁，其地有林木水竹之勝。河屢遷湮沒，不常其沿革。未能盡考也。余幼時來遊，見壁間有高子業、吳明卿題字，皆擘窠大書，適媚可觀。餘不能盡識，意以坡公遺蹟故來遊者衆歟。寺東南有斷塔，欹側如將傾者。明崇禎末，以寇亂毀塔，得石記，言塔去則河當徙城。當廢土人異之。未幾壬午三月，闖賊破睢州，九月河決汴梁，水由寺北隄口入直灌州城。舊城遂廢，石記歷歷皆然。豈區區一塔果關興廢歟？抑偶然歟？或物之成毀有時，精易數者類能爲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言治

河遂爲巨浸者七載吳越荆楚之賈高檣巨帆出入城郭
闐闐間余嘗乘舟過此見蒲葦連芡一望無際白鷺飛鳴
與漁歌相答鐵佛像斜立波濤中嗟嘆者久之順治十七
年河治地出僧真元募資建大殿三間棟楹堅壯像設具
備僧院禪堂次第畢舉介袁進士炯生請記久未及爲其
請益力聞形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裨余未習其說然州
地最窪下寺當河衝歸然峻峙有獨陞狂瀾之象形家言
或不謬又州以屢湮故古蹟蕩然此寺建立數百年猶舊
陵谷變幻無常而樓閣莊嚴壞而復新當紹聖改元正
公遭讒放逐之時遊戲翰墨不怨不戚風流猶可想見彼
張商英趙挺之輩與安在哉其氣凌雲亦卷舒而流連

署乎寺北錦水淪漣西則古城長堤烟柳映帶南望雉堞
樓臺參差如畫可以備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板經聲梵
唄繚繞於曉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慮而發深省不可謂
非真元之績也若其年逾七十精神強健事必期其成功
必要其久乞言專誠十載勿懈此亦足激發吾黨何陋以
廬居火書之論却之故爲之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國朝 湯

烈婦孫氏歲貢生印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誠義年
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荆布製作
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蓑衣
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聲等珥

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殮雲龍遂自縊家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事父既嫁事夫禮也從一而終有死無二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姊妹防護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結曰我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爲計也與諸姊妹營喪事至夜分諸姊妹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姊妹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經夫柩側蓋六月十九日也睢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林歌詠之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一言

傳其事竊惟夫婦六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
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
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一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
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
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

綸音寵賁勒之青史以爲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銘烈道
周芳蒐靈氣猶將翱翔茲地土魍魎亦知呵護此
石永不顛踣卽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翳若蘇
剝蝕如古之士摸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
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勵節者無虛湮滅
不彰矣